

# 古典味的古典音樂

文／李明倩

每一次帶音樂之旅，我最期待大家一起創造的心靈美景，勝過音樂會本身。團員組成不同，走訪路線不同，擦撞出的火花不同，使人回味再三。這一次，大家在返抵家門後開始在聊天群組中分享心得，原來這一趟最珍貴的，是重溫「古典味」的古典音樂。

## 古典味體驗之一

六月份帶的歐洲音樂團有一場特別的安排，由我在布達佩斯李斯特紀念館的音樂廳舉辦一場「李斯特之愛」解說音樂會。音樂會正式來到前無法想像將會是什麼效果，準備過程憑著想像，心情如「即將拜見大師」，一下悸動，一下雀躍。紀念館是李斯特在一八八二至一八八六的居所，也是匈牙利李斯特音樂院開始的地方。當年授課的教室今日作為「音樂廳」，除非

有音樂會，則未開放參觀。記得九年前參觀了李斯特紀念館，唯獨音樂廳深鎖。正巧第二天有一場音樂院的師生音樂會，為了一睹音樂廳，聽了一場精采絕倫，帶有馬札爾式奔騰的鋼琴演出。那一次整個焦點受演出內容，還有觀眾的熱情回響吸引，是第一次對音樂廳的記憶。

自己要上場，感覺真實而直接。出發前覺得將要靠李斯特這麼近，絲毫不敢馬虎懈怠。心情上雖早做了準備，當天計程車送我們到音樂院門口，下車後我的呼吸馬上變深，喃喃自語：「愈來愈靠近李斯特的靈魂了……」一進大門被工作人員直接指引到音樂廳，調音師的工作差不多告一段落，請我上台試彈。八天在旅途中沒有練琴，以為需要花時間暖手，當「日內瓦之鐘」三個代表鐘聲的聲音在音樂廳迴盪，我似乎默默被李斯特指導著，意外地

比平常放鬆。這個音樂廳的音響效果震懾了我和聽眾，其中有人平常不怎麼愛聽鋼琴曲，第一次在李斯特的「地盤」感受鋼琴曲之美：怎麼可以這樣細膩深沉，轉瞬間推前進至恢弘大器，太美妙了。我端詳廳內有歷史痕跡，但仍堅實的木頭地板，褪了色的絨布觀眾席，最重要是有李斯特的靈魂，一場由空間與前人遺跡創造出獨特韻味的演出，深深烙印在現場每一位心中。結束後，除了我和幾位工作人員搭車返回，其他人興致高昂踏著夜色散步回飯店。後來聽他們說，喝咖啡去了，回味這一場在有歷史聲響迴盪的音樂廳，被大師靈魂加持的音樂會。

## 古典味體驗之二

這次團員組成素質相當高，幾乎在世界各地聽遍好音樂，維也納愛樂在金廳的音

樂會是眾所期待。



完整保留昔日風采的李斯特紀念館音樂廳



弗蘭茲·威爾瑟—莫斯特於金廳指揮維也納愛樂

金廳是維也納愛樂定期公演的場地，創建至今，多少名家之手在這裡創造絕妙聲響。想像從一八六九年起，歷經專業演奏家在雕像，石柱，地毯，木板，座椅上殘留的震盪，今日每一場頂尖樂團的演出，就像再掀起過去殘響，與之共振出古典味甚濃的古典音樂：圓潤的音色，包覆性最佳的聲響。猶如帶有理解力的聲響，隨著每隻耳朵的期待不同，皆能滲透入心。

上半場演完柴可夫斯基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結束後，有團員問，不知是否因為坐的位置較後面，約第二十排，感覺小提琴高音不若以往在唱片聽到的尖銳刺心？我呢，向來避免被樂團「轟炸」偏好十二排以後座位，但這次坐在第六排。結果不但沒有被「轟炸」，近距離接受優美動感聲響洗禮，細胞彷彿歷經整型，鮮活起來。即便是鼓聲隆隆作響的卡爾·尼爾森「第四號交響曲」終樂章，聽到的是澎湃，是震撼。釀製出的感動不只是因為音樂激勵人心，而是聽見罕有的古典聲響。

不容諱言，「十一世紀的『古典音樂』變得很不一樣，在音色和聲響上被賦予現代新美學，有時在過度追求速度、力度、激情下，連當代大師也逐漸不習慣。現在詮釋音樂的方式變多，有時樂迷也迷惘：「和最初追求的古典音樂品味，似乎變得不一樣？」這一場的小提琴獨奏家是現年三十九歲，出生於丹麥的施耐德（Nikolaj Znaider），他演奏使用的是瓜奈里一七四一年名琴「Del Gesé」，聽過他在其他音樂廳演奏同一首曲子的錄音，認為他演奏的音色很「現代」，銳利而直接。這一場，不知是因為他重新琢磨此曲展現細膩度，或是因為來到金廳，合作對象是維也納愛樂，兩者皆是古老品味的象徵，總之，他拉出對古典樂迷來說是久違的內斂情操與圓潤感。

被古典聲響打動，後座力仍持續發酵，大家回到工作崗位忙碌之餘，想到就抒發幾許。感覺得到，古典品味像陳年好酒，愈陳愈香。■

